



法國維勒特拉克

社出版部印行

第一場

衣都，古爾代奶奶，蝶烈施，勞働者數人

衣都，半醉，還在帳台上，對着酒杯，交換着同古
爾代女掌櫃及旁邊的人說話

衣 都

到底，古爾代奶奶，你的意思？這個事情會有麼？這裏，你想一想，這裏這些個人們，他們賺十二個法郎……，就算十二個法郎。他中斷了他的話，向着對面棹子上坐着的一個青年人伸手。哎，小伙子！你賺多少錢？

青年勞働者

十二個法郎又五十仙。

衣 都

好，就算：一天十二個法郎又五十仙。古爾代奶奶，這些人們，每天賺十二個法郎又五十仙，從早晨到晚上，抬電車軌道的道鐵。

那是一件苦的工作，把你們的手，你們的胳膊，你們的肩膀，你們的腰都弄壞了。諸位，是不是？好的。可是，在這邊，我啊！我當你們說罷！我作工，是由於我的愛好。笑。你們去看；在代卜落施的家的前邊的陰溝在那裏漏水呢，那是通到代卜落施的地窖裏的。我因用水桶給他淘，每天賺十五個法郎。我二天就作完了。哎，並不是怎麼好玩。好的！我從帳房拿來了三十個法郎；代卜落施先生就在這兒過路；可我還沒有洗身呢；我好像從浣潔船的沙管子裏出來似的。他看我呢，他去看我工作得怎樣，他又給了我這五十個法郎的酒錢。五十個法郎的酒錢！作了兩天工，八十個法郎。我，自然的，沒有什麼說的，你說是不是。可是，古爾代奶奶，我同你說：像這樣的事，是會有的麼？

古爾代奶奶

你已經說了十遍了。

衣 都

喝完酒

[2]

女掌櫃的，我給你什麼？在我什麼都成。

古爾代奶奶

你什麼時候吃午飯呢？

衣 都

亞美利加人下船的時候，也是這樣：我給他們拿皮靴，他們給我一百個銅版。一刻鐘的工作。你要說：這是撞着運氣了。一定的。然而你總要同我說：一刻鐘賺了一百個銅版，老老實實的，那是會有的麼？那裏在坐的伙伴們，同我一樣的勞働者們……你們說是不是我……

蝶 烈 施

哎，老爺子！我也賺了一百個銅版。

衣 都

在女人，又另是一個問題。你從哪裏賺來一百個銅版？

蝶 烈 施

從你！他自己都不記得啦！你在什麼時候淘着了地窖？

衣 都

七點鐘。

蝶 烈 施

到九點鐘，你已經醉了，醉了！但是你還未有洗。

衣 都

假定……

蝶 烈 施

你到這裏來，啊！髒啊！髒啊！……

衣 都

假定我到帳房以前洗過了；我沒臭氣；代卜落施先生安心聞不着臭；那啊！那麼我的五十個法郎就拿不到了！

有錢的人……

古爾代奶奶

指着蝶烈施

衣都，是她啊……

衣 都

有錢的人們不在乎什麼，是不是！這是會有的麼？

古爾代奶奶

是她，是蝶烈施，給你脫了上衣，把牠弄乾淨了，給你洗手，給你洗了臉。

衣 都

向 蝶 烈 施

我給過你一百個銅版麼？

蝶 烈 斯

是，可是我倒沒管你強要。我問你是不是給我。我在你鼻子底下喊：哎！衣都！你給我一百個銅版麼？是這一百銅版你願意給我呢？你可以問一問女掌櫃的，因為我是什麼人都是一樣，勿論他們是怎樣醉。

衣 都

同我一同吃一點什麼東西？婦人吃的酒？

巴斯其延同瑟卡兒帶着輕便的行裝進來

第二場

同上人物，巴斯其延，瑟卡兒

巴斯其延

向着走向前來的蝶烈施

姑娘！有什麼吃的沒有？

蝶烈施

指着對着帳台的，右手上的棹子

有，先生們，請坐。

他們坐下。蝶烈施排好食具，陸續的端杯盤。靜

衣都

走到棹子跟前

啊，諸位旅行的先生，一向好啊！你們在海裏怎樣？你們是坐英國的船來的麼？

巴斯其延

笑着

啊，不是。

瑟 卡 兒

我們從巴黎來。

古爾代奶奶

從巴黎來！先生們，一路很熱罷？

巴 斯 其 延

是的，很渴。姑娘，先給我們拿酒來。

衣 都

那麼，你們是巴黎人麼？

巴 斯 其 延

是的；老丈。

衣 都

啊！好極了。握手：你們看得出來罷，這是在先年的巴黎的人的手啊！他住十一區聖茂兒路五十四號住了六年。這一定能叫你們想起些事情罷？

巴 斯 其 延

是的，我知道那個地界。但我們兩個是在可立西大街。

瑟卡兒

我很知道，我知道，聖茂兒路。小時候，放假日子，我到我姑母那裏去，她在二十八號洗衣裳。啊！聖茂兒路！

衣都

那時候知道五十四號罷！在那時候，是一個帶家具的房子，對面是一個鐵版鋪。

瑟卡兒

瑟畢揚啊！

衣都

瑟畢揚，女掌櫃的。這真是一個巴黎人啊！真是啊！……瑟畢揚！……我在他家未作好工。

瑟卡兒

在下午，我常常到瑟畢揚家裏看人們往貨車裏裝鐵版。現在我又重看見了人們帶着錯亂的皮圍巾，他們的手，他們的口，像紅人似的。

衣都

的確的。

瑟卡兒

她們搖着六尺的或八尺大鐵葉，把牠抬放在別的上邊。在放得不對時候，同你說罷，我真高興極了：像雷一般！

衣 都

那些個駱駝們不叫人睡午覺。

瑟 卡 兒

啊！是隔着很遠的事情，是隔着很遠的事情……向巴斯其延 還遠着呢！

衣 都

我，我說的是五十多歲的事情。

巴 斯 其 延

向瑟卡兒

不要回想了，就當那是在六十歲的罷。

衣 都

但是……，蝶烈施！許我在你們飯前敬你們一杯酒。

瑟 卡 兒

哎！不要，不要！

巴 斯 其 延

你講笑話！

衣 都

一杯白葡萄酒，哎，哎，蝶烈施，好孩子。

瑟 卡 兒

但是不要……

蝶 烈 斯

侍 候 着

讓他請罷，他今天發了財啦。

衣 都

今天我有錢了。你看蝶烈施，她是多麼好看；真是一個好孩子，你看；並且她很熱誠。昨天她很照顧我，好像什麼似的……啊，怎麼都好。他對着兩個旅行者坐下 我來同你們一同吃飯。祝你們…… 他們飲酒 哎，你們想來此地作工麼？

巴 斯 其 延

請猜一猜。

衣 都

啊，知道了，你們要在海岸上作一個快樂的小旅行……

巴斯其延

曖昧的

快樂的旅行？也許是，也許不是，但不是在
海岸上。

衣都

是啦，到內地裏去，到親戚家裏去。

蝶烈施

他真是創根創蔓的！

衣都

諸位先生，她是有道理的。我真是失禮，請
寬赦我！我真失禮了。

瑟卡兒

但你未有失禮。

衣都

恕我！有什麼就說什麼，但是沒有壞意
的。

巴斯其延

老丈，沒有什麼失禮。只是我們也不去親戚
家裏，我們也不到內地去。

衣 都

嚴 然 的

我再不知道了。

瑟 卡 兒

我們到哪裏去，我們沒有掩藏着的必要。並且我們應當說出來，叫人們可以指導我們。

蝶烈施，好奇的，傾聽着

巴 斯 其 延

得意揚揚的，激昂的

我們去哪裏，我們都可在房頂上喊叫：我們明天坐船到地球的那一邊去。

衣 都

啊！啊！完全不對了。

蝶 烈 斯

到哪裏呢？

瑟 卡 兒

稍 爲 奮 昂

到加拿大去。

巴斯其延

到加拿大的很遠的很遠的地方！

古爾代奶奶

從她的帳台裏出來，走到跟前

你們一定是到那裏作什麼職業罷？

巴斯其延

用 力 地

職業？奶奶！人們還給我們工夫作職業麼？我們學的職業啊，我們差不多都忘淨了！我們出來就打仗。我們在兵營裏作工，我們在沫斯河上，馬怒河上，蘇莫河上，政府的工場裏作工。我們從學徒出來以後，就在那個主人的家裏住得最久。

笑。勞動着數人，吃着煙，進前來。靜

不是，不是作我們的職業。我同着我這位朋友說：昨天是戰爭；今天是戰爭的算帳；明天又

是另一回事。在這兒，你總是費事。人還是在生的地方，最自由。隨後，我同他說：你說是不是這四年以來你僥倖的檢了一個命，不算以前的四年的服役，同以後六個月兵營的生活是整整四年，是不是你沒有像什麼事都沒有似的回來過，像天氣好的禮拜日到鄉間散步的第二天似的回來過！回到芒馬特路的地下室裏預備夜裏排新聞的臭鉛字。我簡直同你們說罷，我們就是排字匠——我同他說：我們從這裏跑了罷！讓他們再捉不着我！去到自由裏，去到廣大的空氣中生活去！去到新世界裏殖民去！阿路福萊！是不是？

瑟 卡 兒

是的。

衣 都

好極啦！我中意極啦！我是碼頭上的筋肉的勞働者。用勁的事情，什麼都好。古爾代奶奶她可以告訴你我決未訴過辛苦。他轉向她 哎，是在昨天以頭罷？是的！但是如果我的生活要改造一遍我不說啦……可是亞美利加啊！那塊小地方

已經被人走遍了；在大戰以前已經……

巴斯其延

已經被人走遍了？那看是亞美利加哪一國！要知道我不是同你講合衆國；我也不同你講紐約！不要弄混了：我們是上加拿大去！加拿大像歐洲一般大。就是把俄國都加在內啊，但是在那裏啊，所有的居民啊，還沒有巴黎同倫敦那麼多。在加拿大啊，有哀斯基馬人的地方，在南邊，有黑奴的地方，有紅人的地方。並且，那是很簡單的：我們從芒特烈下船。從芒特烈到我們要住的地方，你說有多少基咪啊？兩千！兩千基咪。

古爾代奶奶

走路去麼？

巴斯其延

不是，坐火車去。兩千基米坐火車，你知道麼，穿過一望無邊都是麥田的地界，或者是巴法螺，必爾一類人看守着羊羣的牧場。你也可看見些湖水；但那些湖水啊，像法國一樣大。

衣 都

團 疑 的

啊！像法國一樣大啊！……

巴 斯 其 延

是的，像法國一樣大啊！我有講那裏的書，我給你看。在我的皮靴裏呢，是不是，阿路福萊？簡直說，我們不到人們去過了的加拿大。我們到馬尼都巴去，你要問啊，那就是馬尼都巴的老遠老遠的地方啊！現在你們知道了罷！你要知道我們是問好了的。你要相信在我們要去的地方，有好多工作，給從戰爭裏逃出命的想得自由的人們作呢。並且，人們給我們些個好的條件。

蝶 烈 斯

若是從戰爭裏回來的人現在都到那裏去，女人們該怎麼辦啦？

瑟 卡 兒

姑娘，我領你去啊！

蝶烈斯憑倚着棹子，靠着瑟卡兒，同他鬧